

##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身体的意义：生成论视域下的情绪理论

作者：叶浩生，苏佳佳，苏得权

---

### 第一轮

审稿专家 1 的意见:

1.论文在注释中对情绪做了界定：情绪在这里是一个总括性术语，指的是心智的体验和感受方面，既包括短暂的、指向明确的具体情绪，如愤怒、喜悦、悲伤和痛苦等，也包括持久的、迷漫性的、对象不明确的情感状态，如焦虑、抑郁和心境等等。当代的情绪研究表明，将情绪(emotion)与感受(feeling)区分开来是必要的。通常，情绪确实总是有一种明显的有意识的感受，但从演化的角度看，在没有发达的中枢神经系统出现之前，生物的反应就是情绪性的，尽管这时生物还没有有意识的感受。因此，论文将情绪完全界定为体验和感受会对“身体与情绪”的讨论造成困惑。

回答：谢谢审稿专家，我的理解是：情绪(emotion)和感受(feeling)这两个词很难完全分开。事实上，在冯特的《人类与动物心理学讲义》一书中，冯特就是在 feeling 的意义上谈人类和动物的情绪，冯特认为，感觉(sensation)是直接经验的客观方面，情感或情绪(feeling)是直接经验的主观方面，是感觉的主观补充。这实际上是把意识经验划分为两个大的方面，即认知和情绪。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情绪”这个概念的。这是一个有点笼统，或者说总括性的一个术语，其基本涵义是指意识经验的非认知方面，国外有心理学家为此发明了一个术语“affectivity”，可翻译成“情感性”，但是我感觉使用“情感性”在中文中不通顺，容易造成一些困惑，因此，还是使用了“情绪”，其内涵既包括了情绪(emotion)、情感(affection)，也包括了感受(feeling)。在我的文章里，情绪并不意味着就是有意识的，感受就是无意识的。而是兼而有之。

修改这句话为：情绪在这里是一个总括性术语，指的是意识经验中的非认知方面，包含各种体验和感受。它既包括短暂的、指向明确的具体情绪，如愤怒、喜悦、悲伤和痛苦等，也包括持久的、迷漫性的、对象不明确的主观感受，如焦虑、抑郁和心境等等。

2.论文中写道：自创生概念后来发展成为自治概念。我认为，这个说法完全说反了，事实上，自创生概念是对自治概念在理解生命本质时的精确化。应该是，为了更准确地理解生命，自治概念后来发展成为自创生概念。希望作者再仔细斟酌。

回答：谢谢审稿专家，自创生和自治概念孰先孰后是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早期，当 Maturana 与 Varela 合作时，他们二人共同提出了“自创生”这一概念，(Maturana & Varela, 1980)。“自创生”即“自我生产”(self-production)，指涉生命有机体的一个特殊方面，即它与世界的能量和物质交换、内部转换和新陈代谢等过程相互关联，以至于同一组织或系统的性质本身不断为自身的活动所再生产。换言之，系统自身的活动产生和创造了维持自身所需要的物质，满足了系统自身的需要，维持了系统的同一性。后来，Varela 开始创立自己的理论，在《具身心智：认知科学与人类经验》一书(有学者认为，这本书是具身认知和生成论的经典著作，标志着具身认知的产生)中，他开始使用“自治”概念，而不再使用自创生。在时间顺序上，自创生概念早于自治概念。实际上，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是一致的，都是指生命系统有自身的运作规则，不是由其他系统规定的，以此来看待认知，则认知是独立运作的，不是由外在刺激或行为结果所决定的。因此，认知是一个自治系统，而自治系统的特点是系统内各成分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决定，不存在一个“中枢”支配和决定着系统内部的其他成分。

生成论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统一理论体系。生成论存在着不同观点。Varela 等在其理论中，更注重生命系统的自治特征，并提出了“操作闭合”(operational closure)的原则，用于解释自治。而 Di Paolo 等人仍然坚持生命系统的自创生特性，认为认知的关键特征是积极地矫正自身与环境的关系，产生自身所需要的分子成分。虽然两种观点侧重点不同，但是都反对信息加工的“他治”特性。

所以，这两个概念有着紧密联系，如果从时间上讲，自治概念早于自创生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自治概念源于自创生概念。我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表述我的看法。为了避免混淆，修改了“自创生概念发展成为自治概念”，改为“自创生概念与自治概念有着紧密内在联系”。

3.论文中写道：在詹姆斯-兰格情绪理论的升级版、神经科学家 Damasio(1994)的肉体知觉理论(somatic perception theory)中，情绪甚至不需要具体身体事件，只要大脑相关区域被激活，就足以导致相应的情绪体验。我认为，作者在对达马西奥情绪理论的理解上存在问题。事实上，达马西奥认为，情绪的本质就是身体反应，离开身体事件 就无从谈论情绪。

达马西奥认为,情绪和感受都是生命内稳态的调节方式,但是它们反映的是不同水平的调节。建议作者再仔细阅读达马西奥的著作,做出更恰当的表述。

回答:接受审稿专家的观点,删除了这段话,以免给读者造成错误印象。

.....

审稿专家 2 的意见:

这是一篇有教育意义的文章,可以引发读者的思考。作者在讨论中可以加强与意识的关系的阐述。

回答: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限于篇幅,仅对意识问题增加了如下简单讨论:

生成论的情绪学说也为人们重新认识意识的本质提供了有益启示。在最近几十年里,有关意识本质的探讨不再是一个纯思辨的哲学问题,而是成为从自然科学角度探索的实证问题。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和神经科学的学者从各自的领域出发,对意识问题进行不懈的探索,集中表现为探讨大脑的神经生物学过程如何引起意识状态,似乎意识就是大脑的神经生物学属性,意识事件似乎就是大脑的神经事件。但是生成情绪学说把身体置于情绪体验的中心,并且把情绪嵌入到周遭环境中,主张情绪体验产生于大脑、身体和环境的互动耦合之中,强调了认知和情绪统一在有机体意义建构的身体活动中。这启示我们,意识并非发生于头颅中的神经生物学事件,意识与身体和环境是紧密联系的整体。如果我们仅仅从大脑内部寻找意识体验的神经机制,就无法真正认识意识的本质。.....

---

## 第二轮

审稿专家 3 意见:

1 正如第一个审稿人的意见,文章要讨论的是 emotion、feeling、affection 中的哪一个,应该在文章第一次出现“情绪”这个词时明确界定,并区分这几个概念。作者在对审稿意见的回应中强调 emotion 和 feeling 不容易区分。实际上,这几个词的意义还是有分别的。这几个词都指示了与个体需要满足状态相关的某种体验,但是其中 emotion 强调“情绪”的动机方面的特征;feeling 强调了个体内感受性方面的属性;affection 则强调个体与环境的互动性体验,尤其是社会性互动所引起的感受。也就是说,这个三个词分别描述了“动机性情绪”“内感受的情绪”(内源性情绪)和“互动性情绪”(外源性情绪)。(请参考:赖尔《心的概念》;罗素《心的分析》;布伦塔诺《从经验出发的心理学》等经典著作的精确分析。)其中,詹

姆斯-兰格理论所讨论的“情绪”主要是“内感受的情绪”（feeling）；认知理论更多涉及到的是“互动性情绪”（affection）。文章要讨论情绪的三个方面中的哪一个方面，应该有必要的说明。

回答:

谢谢审稿专家，在文章的标题中使用“情绪”这个术语时，我就以脚注的形式对“情绪”这个术语进行了说明，指出，这是一个总括性的术语。在第一次修改时，我的回答就是“情绪”在这里既包含了 emotion、也包含了 feeling、affect、affection 等等方面，虽然国外生成论的相关文献也使用“emotion”这个词，但是其含义并没有限于 emotion，而是包括了 feeling 和 affection 等，所以有些心理学家干脆使用了“affectivity”(中文辞典上翻译成“情感作用”)。根据维基(Wiktionary)辞典，affectivity 的意思是: Ability to experience affects: feelings, emotions, judgement, motivations, etc. 我比较赞这种使用方式，但是不赞成使用“情感作用”这个术语，还是使用了“情绪”。如果全文都换成“情感作用”，会造成更多的困惑，不利于读者理解。

专家建议我区分 emotion, feeling 和 affection，我感觉这三个术语虽然表达了情绪的不同方面，但是都属于意识经验的非认知方面。事实上，在一些理论探讨中，一些学者讨论了在“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之后，是否应该建设一个“情感科学”(affective science，或 emotional science)。这个所谓的情感科学探讨的就是意识经验中的非认知方面，我的文章探讨的就是这个方面，“情绪”就代表了这个方面的研究内容。

我文章的重点在生成论有关意识经验中的情绪和情感因素的探讨，如果把这几个概念区别开来，再详细论述它们的内涵，就背离了文章的主题，会导致文章臃肿不堪，因此，请专家谅解。

2 此外，尽管取得了明显进展，情绪理论仍然遭受着“笛卡尔式焦虑”的困扰。这句话有语病，主语和两个动词不匹配。应该是“关于情绪理论的研究”取得进展，而“研究者”遭遇困扰。

回答:

谢谢审稿专家的细心，修改这句话为: 尽管情绪理论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是情绪的研究者们仍然遭受着“笛卡尔式焦虑”的困扰。

3 笛卡尔确立了“心物”或“心身”二元实在。应该是“二元实在论”。

回答:已改正

4 近年来，情绪的生成取向(enactive approach)兴起了(Glas, 2020)。用“逐渐兴起”会更好一些。

回答:

修改了这句话，改为：近年来，情绪的生成取向(enactive approach)开始崭露头角(Glas, 2020)。

5 从自治到意义建构，再到情绪的一段论证逻辑情绪，但是文字表达显得啰嗦，不太容易让读者把握其中的逻辑线索，建议通过段落分配，或者增加提示性标题来突出逻辑线索，提高读者的阅读体验。其中，通过生物适应性来论证从认知到情绪的意义建构，这段论证与其他论证段落相比显得单薄。生物适应性论证根本上只是一个类比论证，如何从生物适应性转换到认知活动的意义建构，既要避免落入还原论的圈套，又要避开自主生成的循环论证，这是需要格外注意的。这个环节的论证是需要补充的。可参考皮亚杰的《生物学与认识》。

回答:

谢谢审稿专家，这个部分线索不清晰，为了增加清晰度，提高读者阅读体验，对这个部分重新进行了梳理，增加了小标题，以突出文章的逻辑线索，增加了一些提示性语句，帮助读者理解。具体修改请参见红色字体部分。

感谢审稿专家与我们进行学术探讨，并推荐了皮亚杰的《生物学与认识》一书，我们已经将此书认认真真研读了一遍，思考很多，针对审稿专家的意见，回应如下：

皮亚杰提出“发生认识论”的出发点，是为了说明，一切认识特别是知觉认识，都可以纳入与动作相关的转换系统，认识本质上是一个与主体结构、动作相关的过程，所以，认识问题（包括数学这类较高级的人类认识形式），都可以运用生物学来解释。

于是，皮亚杰《生物学与认识》一书的前言（p.1），开宗明义，“目的是根据当代生物学来讨论智力和一般意义上的认识（特殊意义上的逻辑—数学认识）问题”。

其中，第三节：关于认知机能与生命组织关系的指导性假设，皮亚杰根据控制论的思想，提出了第三种假设（p.25），“生命在本质上是自动调节的。由于对进化机制的解释长期以来只能在拉马克主义和传统的新达尔文主义之间作出抉择，所以，似乎有必要提出第三种解释，这种解释是控制论的，事实上，它偏向于自动调节理论”。

皮亚杰关于认知机能与生命组织关系的假设(p.26)，具体是：“认知过程似乎同时也是器官自动调节的结果，反映了它的本质机制，而且，它也是自动调节的最高级分化器官的结果，处在与环境进行相互作用的核心”。

以上可以得出，第一点，皮亚杰的“发生认知论”和第二代认知科学“具身认知”有异曲同工之妙，从时间的先后顺序来说，具身认知很有可能是吸收继承了皮亚杰“发生认知论”的部分思想，特别是近年来，关于幼儿动作与数学能力的心理学实验，经常是用皮亚杰的理论或者具身认知理论交替解释或者混用解释。

第二点，无论是“发生认知论”还是“具身认知”，虽然同时注重身体动作在认知过程中的重要性，但是依然没办法解决“笛卡尔二元论”的焦虑，即“生物性”如何能够发展出“认知”来？为解决此问题，皮亚杰撰写了《生物学与认识》一书，想要通过生物学来解释逻辑数学能力，并根据“控制论”（事实上更偏向于自动调节理论）提出了第三种假设，即将认知机制看作是器官自动调节的结果，特别是将“神经系统”看作是认知机能的分化器官。在这里，皮亚杰所认识到的生物学与认知的关系，与具身认知早期观点很类似，即从构成性的角度上，强调身体的结构、动作对认知过程的作用，但是，其中“认知过程似乎同时也是器官自动调节的结果”此观点，还是有陷入生物还原论的危险，即皮亚杰的视阈中，“生物性”是因，“认知”是果，依然没有逃脱“笛卡尔二元论”的窠臼。所以，在这里，皮亚杰想要解释的“认知”实际上是“逻辑数学能力”，依然是在传统认知科学视阈下信息加工范式——“S-R 范式”中的一种输入的能力。

而第二代认知科学“具身认知”为了解决生物与认识这个“生命与心智的连续性命题”，又发展出了一个具身认知观点群——4E 认知，其中最具革命性的观点“生成认知”，强调“生成认知”中的“认知”并不是传统定义中“他治”视阈下的“认知”，生成论的“认知”强调“意义”，即“自治主体”是如何进行“意义建构”的。同时生成认知思潮的兴起也吸收了生物学、控制论和皮亚杰等思想，同时，又在超越前人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新的思想。

在“生成认知”的视阈中，“生命”包含了“有机体”（生物性）和“心智”（“意识”或“认知”），基于以细胞为代表的“自创生系统”的洞察，马图拉纳和瓦雷拉试图在“自创生”的基础上将“生命”描述为“自治”系统，并提出所有的生命系统都是“自治”系统。并论证得出，从“自治”意义上讲，意义建构必须具备两个要件才能产生：一是有机体的自创生，二是有机体的自适应性（Thompson, 2009, p.24）。所以，自治=自创生+自适应性（简单说，就是活着，自我保存）。换言之，生成论以“意义建构”为基，提出了“自治”的概念，将“自创生”与“自适应性”合二为一，使得笛卡尔的二元论变为一种真正的“身心一元论”，即李恒威所说的“两视一元论”，生命蕴含着心智，心智也蕴含着生命。在这个意义上，生命就是认知过程，生命蕴含了意义生成（这个观点将“认知”和“适应性”合并在一起）。

在皮亚杰那里，生物适应性论证的确从根本上只是一个类比论证，如何从生物适应性转

换到认知活动的意义建构,很容易陷入还原论的圈套,同时也难以避开自主生成的循环论证。究其根源,是皮亚杰仅仅只是采纳了“控制论”的思想,但是认知层次依然是在笛卡尔二元论的视阈中,简单说,依然没有搞清楚生物学与认识二者之间关系的根本问题,不是首先预设了生物与认识是笛卡尔式的两个阵营,然后再探究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或者哪一方占比更多的问题。“生成认知”首先就澄清了认知科学是研究人类心智奥秘的科学,而“心智”就蕴涵在“生命”中,“生命”包含了“有机体”(生物性)和“心智”(“意识”或“认知”),在这个“两视一元论”的视阈中,进而探讨心智(“意识”或者“认知”)是如何产生的。本质上,生成认知不仅仅是吸收了控制论思想,更吸收了进化心理学等思想,即生命的意义就是为了自我保存,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所探讨的“认知”并不是传统认知科学中的“他治”的“认知”,而是“自治”的“认知”,究就是说,认知过程本身就蕴涵着人类生存的意义,在这个新的“认知”中,认知过程就是生命过程。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生物与认识的关系上,或者“生命与心智的连续性命题”上,“生成认知”理论比皮亚杰的观点更进步。

此外,在讨论部分,探讨了生成论有关“生命与认知之间具有深刻连续性”的命题,用以说明生物适应性解释论证的不足,论证从生物适应性转换到认知活动的意义建构的过程。具体如下:

但是生成论从“意义建构”的视角重新认识意识,提出“生命与心智具有深刻连续性”命题,即生命的基本生物现象与心智的高级认知现象之间本来是强连续性的。这一观点有力驳斥了笛卡尔的二元论观点。自笛卡尔以来,意识与物质、身体与心理、认知与情绪之间形成了一条难以逾越的“认知鸿沟”。如果这条鸿沟存在,那么生命的“生物之花”如何酿出“意识之酒”?生成论则为人们重新认识意识的本质提供了有益启示。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如出一辙。

皮亚杰的建构主义把认知的发展与儿童的身体动作结合起来,强调了身体动作内化的建构过程。而生成论从生命心智演化的视角出发,以“意义建构”为基,提出了“自治”的概念,将自创生与生物适应性合二为一,使得笛卡尔的二元论变为一种真正的“身心一元论”,生命蕴含着心智,心智也蕴含着生命。在这个意义上,生命就是认知过程,认知过程就是生命过程,生命蕴含了意义生成。

6 “意义建构”(sense-making)这个词的翻译已经显得有点别扭了,理解(make sense of)这些价值 这里再翻译为理解就更加不准确了。Making 更多强调了“制造”“创造”“做”的动作,与 get

的意义还是有些差异。

回答:

谢谢审稿专家，“意义建构”(sense-making)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译法，也可以译成“意义构建”，但我认为建构和构建设没有本质区别，所以，还是使用了“意义建构”；理解(make sense of)的词典翻译有“理解”、“搞懂”、“弄清楚”等等，我修改为“搞清楚”：有机体必须“搞清楚”(make sense of)这些价值，建构一个有利于生存和发展的意义环境。

7 “组分过程模型”(component process model) 这样的翻译太生硬，不如使用常规的汉语表达，“成分过程模型”。

回答:

根据词典的翻译，修改为：在 Scherer(2000)的情绪“组件过程模型”(component process model)中，

8 “情绪与身体”部分的论证与“自治、意义建构到情绪”的论证相比，显得欠缺了很多。作者先否定了詹姆斯-兰格理论的还原论取向，但并没有为让情绪返回身体找到一条恰当的路径，而仅仅是用现象学的描述来作为证据。这个论证是不够强的。情绪与身体的关系比较好的论证策略是建构论 (constructionism)。作者前面将 making 译为“建构”，在第二部分中就难引入 construction 的观念了。所以，这几个关键词语的翻译需要从语用学的角度再推敲一下。

回答:

不太理解审稿专家的意思。不知道专家所说的建构论究竟是 constructionism 还是 constructivism, 如果是前者，主要是美国心理学家 Gergen 的社会建构论，根据我的理解，社会建构论并不涉及身体与情绪的关系，如果是后者，那么应该是皮亚杰的建构主义。皮亚杰的建构主义强调儿童的心理发展遵循双向建构(内化建构和外化建构)的原则，儿童在感知运动阶段的动作对儿童智慧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我这里是从生成论的视角看待这个问题的，因此就没有涉及到建构论的问题。

另外，詹姆斯-兰格的情绪理论是强调身体的，詹姆斯-兰格的情绪理论曾经主张，所谓情绪就是身体变化的主观感受，肌肉、心脏和血液循环系统等身体因素都对情绪有重要作用。但是这一观点存在的问题是：第一，无法解释情绪的意向性，即情绪的对象指向性；其次，忽略了环境的影响，似乎情绪仅仅是体内因素的结果；最后，割裂了认知与身体事件的关系。生成论在坚持身体的影响方面是继承了詹姆斯-兰格的思想，但是克服了詹姆斯-兰格的上述



缺陷，使得情绪理论重新重视了身体的作用。我的思路大致如此。

还有，我们对文章的线索重新进行了梳理，增加了小标题，以利于读者了解作者的思路。

## 9 第三部分的标题建议改为“从认知 4E 模型到情绪 4E 模型”

回答:

谢谢审稿专家，接受建议，将标题改为“从 4E 认知到 4E 情绪”，我认为 4E 是认知和情绪的特征，是方法论，或分析认知和情绪的角度，而不是模型。如果是模型，就要分析各成分之间的逻辑联系了。

10 第一，作者最终提出了一个情绪的 4E 模型，这个模型看起来不错，但是作为读者，也希望知道情绪的 4E 模型与沙赫特的“生理-认知-情景”模型相比，有什么优势。第二，此外，将认知模型迁移到情绪问题中，是否可能导致模糊了情绪和认知之间的界线；或者，模糊认知与情绪之间的界线是否就是当代具身认知的目标取向？作者应该对这个问题做出专门的说明。

回答:

第一个问题回应:

谢谢审稿专家，但是抱歉，这个 4E 是特征，是“方法论”，不是“模型”，就是说，具身、嵌入、延展和生成是情绪的 4 个特点，所以没有办法与沙赫特的“模型”进行比较，两者之间缺乏比较的共同基础。

但是，文章已经从理论上，将 4E 情绪与传统的情绪理论（无论是认知的情绪理论还是詹姆斯—兰格的情绪理论）进行了比较，详细见文章的讨论部分，如下划横线所示：

### 5.3 情绪的本质：4E 方法论

需要指出的是，生成论，特别是自创生的生成论在方法论方面也面临着“内在主义”(internalism)和“唯心论”(idealism)的指控。批评者指出，“自治”和“意义建构”都源于一种生物学概念。生成论把理论重心放在生物自治的个体身上，强调有机体的自我生产、自创生，建构一个属于自身的意义世界。无论是在认知方面，还是在情绪方面，这都是一个孤独有机体适应环境的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它忽略了心智的环境根植性，此外，自创生生成论强调“生成”，认为有机体的世界不是一种客观存在，而是自治的有机体通过意义建构“生成的”，或者是有机体的活动所“导致的”(bring forth)。这在某种意义上否认了客观世界的存在，因而是一种唯心主义观点(De Jesus, 2016)。

但是，从前述关于情绪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生成论在强调带有个体色彩的自治和意义建构的同时，并没有把情绪和认知等心理过程完全放在有机体的内部。正如Gallagher(2019)指出的那样：“自治概念最好看作是关系性的，而不是视为人性中预先给定的特征”(p.805)。

在论述情绪的4E特征时，生成论反复强调，情绪体验并非是一种发生在大脑头颅中的内部心理事件。相反，情绪和情感超越了个体的生物疆界(皮肤)，横跨了大脑、身体和环境。情绪体验是互动的产物，产生于有机体作用于环境的活动之中。因此，“生成论并非是内在主义的，从生成论观点来看，有许多事例都表明，外在于有机体的一些过程应该被视为心理过程的载体。因此我们可以说，生成的心智同样是‘延展的’……这不仅表现在认知方面，而且也表现在情感方面……这挑战了情感的传统内在主义观点”(Colombetti, 2017, p.446)。

### 第二个问题回应：

至于是否生成论模糊了情绪和认知之间的界限，或者是否模糊这个界限就是具身认知的目标取向，我们想说的是，生成论接受了现象学的方法论，而现象学的方法论强调的就是“返回事物本身”，意即心理“现象”是一个自然整体，不能进行人为分析，认知和情绪本来就是一个人为的划分，心理现象本身并不存在所谓认知和情绪的界限。所以也就不存在模糊这一界限的说法了。

至于，模糊认知与情绪之间的界线是否就是当代具身认知研究的目标取向，我们认为，这一提问并没有考虑到一种“历史思维”，换言之，历史的车轮推着科学往前走，不是你想回去就能回去的。

在西方文化话语体系之下，心理学走上自然科学道路的一开始，就是秉承了西方的那种“切割式”的思维方式，就像做西方的手术，什么都要切开看看，“心理”在一开始也被分成了多个部分，“知”、“情”、“意”等，在实证科学特别是认知神经科学的实验范式中，走的都是将“认知”和“情绪”截然二分的路子，不可否认，已经取得了许多“原子式”的成果，但是也遭遇了发展瓶颈，如心理学实验可重复性差、文化背景的问题，甚至，如今大多数心理学实验的结果其实并不能对活生生的人有指导意义，更多的是适合人工智能的发展。西方学者在此背景之下，也进行了理论反思，通过汲取东方文化传统，特别是中国文化和印度佛教传统的思想，西方学者提出的具身认知思潮中最具革命性的取向—生成认知，就试图解决上述的各种问题，比如为反思西方笛卡尔二元论思潮，具身认知开始倡导“身心一元”，最近“生成认知”开始倡导“知情一体”，实际上都是在反思西方话语体系对心理学的文化宰制问题，毕竟心理学是全世界的，人类认知组计划—探究人类心智的奥秘，是继“人类基因组计划”最伟大

的计划，是上帝的最后的秘密，这一计划必定是需要举全世界各民族之力来共同解决的。

所以，虽然审稿专家认为“生成认知”作为最前沿取向强调“知情一体”，模糊了认知与情绪之间的界线，似乎又回到了“知情不分”的心理学过去，但是，我们认为，我们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知情分离”心理学范式的基础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发现了许多理论瓶颈之上，来强调“知情一体”，是为了在更高的层次上来解决“知情分离”难题，而不是回到过去强调“知情不分”，当然生成认知也带来了最新方法论的启示，比如动态系统理论或者 4E 情绪等，所以，不必有此顾虑。

正如科幻作家阿西莫夫的箴言：“当人们认为地球是扁平的，他们错了；当人们认为地球是球形的，他们也错了。但是，如果你以为这两种观点的错误程度一样，那么，你的错误程度比二者加起来还要严重！”。

11 引言、结语两部分的标题也要有序号。 文章通过生成理论来论证了情绪的 4E 模型，这是将认知 4E 模型迁移到情绪研究问题中的一个创建，对关于情绪、认知，以及自我、社会等主题的实证研究都可能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支持。 总体上，文章论证过程清晰，引用文献丰富并能反映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就。 文章中一些词语的翻译和局部论证过程还需要进一步推敲（见前序号）。

回答：

谢谢审稿专家的肯定，接受审稿专家的意见，对文章各部分的标题重新进行了编号。另外，对文章的文字和一些翻译重新进行了加工整理，增加了可读性。

---

**编委意见：**

这篇文章经过三位审稿人的评审，及作者的认真修改，是一篇质量上乘之作，建议予以发表。

**主编终审意见：**

情绪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研究从生成论的视角，强调情绪的意义建构过程；突出互动论，认为情绪并非发生于有机体头颅内，而是产生于大脑、身体和环境的互动与耦合之中。对于很好地揭示情绪的本质，避免单纯的生物论、认知论的割裂观，具有启发意义。论文尽管是综述和思辨性的，但是，从更高的层次把握情绪的本质，有利于更深入、科学地探讨情绪、解释情绪，促进人类对自身的探索和认知。经过几轮的修改和完善，达到心理学报发表水平，同意发表。